

太阳坡

■袁斌

鸟鸣声声，垂柳依依，桃花灼灼，草色青青，让我蓦然惊觉，清明节就要到了，我应该回到故乡，到太阳坡上去陪一陪我的母亲。

故乡叫北坝，也叫北坝街，是夹在堵河与苦桃河之间的一条老街。苦桃河在老街之南，河那边的几道山梁都朝阳，只要出太阳，从早晒到晚，就叫做太阳坡。

太阳坡上有山林，有人家，有庄稼。老街人会去那里砍柴，我小时候还跟着母亲去捡过麦子。所谓的“捡”，方言叫“遛卯”，俗称叫“捡漏”，就是去捡别人遗漏、遗弃、遗忘的东西。

我家是商品粮户口，父母却没有固定工作，不劳动就没有饭吃，捡麦子也算是挣钱吧。我不知道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捡麦子的。母亲生于1920年，她47岁生下我，我跟着捡麦子的时候，母亲已经快60岁了。

秦巴山里，麦子黄时，夏季就到了。每到麦黄时节，母亲就背上挎篮、布袋、干粮，早出晚归，像蜜蜂赶花一样，哪里麦子收割了，就去哪里捡。那个时候，麦子是生产队的，一般农户不会阻拦捡麦子的人，母亲就翻越一道道梁子，在一片片坡地捡下去。太阳坡当然是常去的地方，被遗漏的麦穗安闲地躺在麦垄里，如同成熟的老人一样安详，在阳光下，麦芒都闪烁着炫目的光。当它们变成刚出锅的馒头时，热气腾腾，芳香四溢，分明就是太阳的味道。

后来农村包产到户，母亲不捡麦子了，她开了一家小吃店，炸油条，蒸包子，烙饼子……在不知疲倦的劳动里，母亲老了，我逐渐长大，到城里工作了。

1997年春，听母亲说腰疼，我接她进城，打了几天针却不见好，医生悄悄告诉我：“肾衰竭，治不好。”母亲渐渐行动艰难，她坚持要我送她回到老街。我的舅舅是位老中医，他来号了脉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大姐，你这病不要紧，静养几天就好了。”出门后悄悄对我说：“准备后事吧，一个星期的事儿。”我请了假，陪她最后一程。

那天上午10点左右，母亲忽然说想吃馒头，家里没有，街上小吃店也没有卖的，我到学校食堂讨了几个。母亲靠在床头，吃了几口，突然把馒头扔了，大声嚷道：“哪里买的？好难吃！”我默默把馒头捡起来，心里却很惊讶，母亲几乎从未对我发过脾气，今天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过了一会儿，母亲轻声说：“儿呀，你对得起娘啊！”说完，母亲安静地睡去，我哪里知道，这竟然就是她最后的话……

那是农历四月中旬，麦子还没黄。母亲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难岁月，却没有等到最好的时代。她的儿子没有带给她富足的生活，她却依然给了儿子最大的褒扬。

太阳坡是老街许多人的归宿。我把母亲葬在一道山梁的半坡上，母亲曾经去那里捡过麦子。2004年父亲去世后，也葬到了那里。没过几年，潘口水电站开始建设，老街将淹没，父母的坟茔也在淹没线内，2010年，我把他们送到更高的地方。那里没有麦地，过去是杂乱的山林，现在是青青的茶园。

如今我也快60岁了，常常扪心自问，我何尝对得起母亲？有一次她让我打猪草，我把竹篮扔了，跑到山里的外婆家，母亲找来后，只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脊背，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。有一次给逝去的亲人烧纸时，她问我，她死后我会不会给她烧纸，我说那是封建迷信，我才不会烧纸，母亲低声说，那也不一定是迷信……我现在才明白，在母亲面前，我一直是个不怎么懂事的孩子。

太阳坡，那里有母亲，也有阳光……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我是个不孝的儿子，而且永远无法弥补对母亲的亏欠。我只能经常悄悄地呼唤她，想听听她喊我的名字。

爷爷的温暖

■罗刚

童年的记忆里，故乡被裹在鄂西北崇山峻岭中，当无情的秋风将繁茂的绿叶悉数吹落时，日子便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冬季，寒山瘦水，枯藤昏鸦，便生出无尽的凄凉与伤感。因为贫穷，衣衫单薄的故乡人更害怕在凛冽的北风中四下奔波劳作。

但小孩子是永远都没有多少忧虑的，照样在肚子不很饿的时候拖着长长的鼻涕去寻找自己的欢乐：将晒干的牛粪拢在一起点燃，撅起屁股，鼓起腮帮，狠命地吹，然后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凑在粪火前，看烟雾袅袅升起。或者找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去挖冬眠的青蛙，常常就弄得满脸满身的泥灰。笑过了，疯够了，回到家，活脱脱一个泥狗子，这时，便有极不情愿做的事情等着我们。

满身的污垢，不洗净大人是不会让你上床睡觉的。所谓洗澡，也就是在一个大木盆里舀些热水，脱光了站在或坐在里面稀里哗啦一阵冲洗，然后再搓下污垢，往往几分钟就搞定了。就这短短的几分钟，却令人不寒而栗——一边是呼啸的冷风和漏风的屋子，一边是很快就凉了的洗澡水，因此，常常听到小伙伴们因抗拒洗澡而受到的责打以及他们要命的哭嚎。

这时，便是我最值得对小伙伴炫耀的时刻。对于我，洗澡是一种享受。宠爱我的爷爷，总是会让我在冬天洗澡时暖暖的。

爷爷每天都会早早起来生起一大炉火，烧热一大罐热水，等我洗澡。我脱光衣服，跳进冷热适中的澡盆里，对着炉火，爷爷一边向火炉中加柴，一边用手试着水温，稍凉了就舀些热水倒进来。等我舒舒服服洗完，爷爷就急忙把烤热了的衣服给我披上。有时，我淘气地赖在盆里不出来，爷爷就一直朝盆里加热水，直到水满了，我才不得不穿上衣服。看爷爷端着一大盆水去倒，我跟在爷爷后面，像鸭子似的晃悠。或者将水洒在爷爷脸上，爷爷就一手擦脸上的水，一手挠我的膈肢窝，痒痒地笑作一团，祖孙俩没有了年龄界限，有的只是那份脉脉的亲情在暖暖的炉火边荡漾着……

洗澡，小伙伴们深恶痛绝的事，竟成了我童年无上的享受。

日子重叠中，冬天一晃而过，又一个冬天接踵而至，在爷爷的关爱中，我渐渐长大，终于在不再淘气的年纪去了远方。

再回故乡，故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处处充满了喧嚣与繁华。爷爷却早早去了，与他劳碌一生的土地溶为了一体。萋萋荒草间，凝视着爷爷的坟茔，竟有说不尽的酸楚与悲哀：在北风肆虐的冬日里，还有谁能像爷爷一样为我添把柴，加瓢热水，烤下衣服呢？

白云苍狗，浮云世事里，心不再容易感动，但爷爷那份真挚的关爱却总在冷风如铁的冬日里从心底缓缓流过，润润地，温暖着我的心。

孝的传递

■李兰一

三月的郟阳，是一幅唯美的油画。汉江两岸，草长莺飞，满眼的翠绿，桃花艳，海棠花粉，油菜花黄，就像天公打翻了调色板。

在汉江步道游玩，不禁让人追思往昔，我又想起葬在郟阳的父亲。清明节快到了，我们该回郟阳区修缮一下老父亲的墓了。父亲去世30多年，他的墓早几年已经裂缝，今年再也不能耽误了。

次日，我和妹妹一商量，便开车从十堰主城区赶往郟阳区，去了五六家刻碑店，又找来修墓的师傅，最终算下来，总费用不超过一万元。

我对妹妹说：“我们都有退休费，我是老大，这点钱我包了。”可妹妹却坚持说：“那不行，修墓不只是修墓，是一个孝心的传递，要让孩子们都来参与这件事，不然以后他们就忘了祖宗是谁。”

我的女儿在北京，妹妹的儿子在武汉，大家天南地北的，如果都跑回来，耽误工作，不现实。我们就在微信群里说明了来意，发起自愿捐款，并说这不是钱的事情，希望大家凭自己的心愿捐款，不拘多少，一分也是爱。

孩子们知道这件事，都纷纷表示，一定要尽孝心。外甥率先行动，他说：“姥爷在世的时候，最疼爱我。我理当回家来做这件事。但是现在工作忙碌，一时抽不开身，我就捐1000元，聊以报答姥爷的养育之恩。”我的女儿在北京，清明时节，正是他们工作最忙的时候。她和家人商量以后，立马转来3000元。

大外孙12岁了，已经知道修墓的意义。听说大舅捐款，他幽默地说：“一分也是爱，我从压岁钱里拿出五万分，我有五万分的孝心。”小外孙只有四岁，自然不知道什么叫修墓，但也跟随着哥哥说：“我也从压岁钱里拿出五万分。”很快，就收到了一万元钱。见此情景，我和妹妹会心地笑了。

百善孝为先。在互联网时代，人们对孝道的践行有了新的载体和方式。因为成长和发展，大家族不可能朝朝暮暮在一起，虽然天南地北不常见面，但是互联网通过各种方式把大家的心紧紧连在一起。一万元钱不多，但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把孝心传递，把家风传承，知道自己不管飞得多远，他们的根在十堰。

我想，这才是修墓最深的意义，也是对先辈最好的缅怀。